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家將
第二十三回 魯國公二請樊梨花 金雞嶺七遇薛應龍

老管家樊忠進內宅向老太太作了稟報。何氏老夫人一聽說程咬金來了，想起往事，心潮翻滾，恨不能抓住程咬金嘴上幾口才解恨。她隨即吩咐樊忠，要如此這般，作好準備。樊忠應聲而去。一會兒工夫，樊忠領著二十名彪形大漢，人人手拿棍棒、繩索，來到階前：「請老夫人示下。」，「好。你們就站在大廳門前兩側，聽我的口令，要打就打，要綁就綁！」，「喳！」這些人橫眉立目，兩旁站立。老夫人吩咐：「叫程咬金報名而進！」，「是！」樊忠來到角門，「啞啞」一聲把門開開，滿臉怒氣，大聲喝斥：「老夫人示下，要程咬金一人報名而進！」

程咬金對此早有思想準備。他付之一笑：「好好，遵命。來呀，把禮物抬進來。」，「不行，老夫人有話，只許你一人入內，餘者皆不得進來。」，「老哥哥，常言說官不打送禮的，狗不咬拉屎的，這多多少少是個人情。再說這也不是我的東西，是當今天子和大元帥給送來的，你哪能不收呢？何況收與不收，還得老夫人說了算。我們先抬進去，如果老夫人實在不要，我們再拿走。」，「你還老有詞兒啊，就先抬進來吧。」禮物抬進來了，隨來的人又退出府外。

程咬金整理整理衣襟，邁一步，報一個名：「老夫人，俺程咬金告進了。」這院子也大，老程報了三十多個名，鬧得口乾舌燥，才來到台階下。老程偷眼一看，嚙，跟上次可不一樣了，男的都出來了，還拿著棒子，要揍我一頓哪，這老太太的火是夠大的呀。又一想，這都在預料之中，也不足為奇。這事要攔在自己身上，可能比她的火還大，豁出去吧。程咬金慢慢上了台階。

樊忠一推門，程咬金進了屋。往正中一看，何氏老太太居中坐著，丫鬟婆子兩邊相陪。一瞅這老太太，眼眉都立起來了，眼珠子瞪著，額角上的青筋突突直跳。丫鬟婆子一個個捋胳膊挽袖子直咬牙。老程看罷躬身施禮：「老夫人在上，程咬金禮過去了。」行完禮就在那哈著腰，老太太沒理他。程咬金心說，我這大肚子老鸞著腰可不得勁兒呀，你不說話我自己說話吧。他直起腰先笑了笑：「老夫人，挺好吧，來來來，給我搬個座。」老夫人沒理他，旁人也沒給他搬座。

何氏老太太把椅子扶手一拍：「程咬金，你又幹什麼來了，是不是坑我們娘兒倆還沒坑夠，你覺著不滿足，又來坑我們？是不是唐營又打了敗仗，你又想法請我女兒來了？程咬金兒休要夢想，這個賬我正要找你算。」，「老夫人，我這一次主要是給你賠禮來了。你罵也罵得，打也打得，要覺得還不出氣，怎麼的都行。」

何氏老太太這回可不讓步了，連哭帶說，把過去的事情又說了一遍。由於老太太生氣，把程咬金也給罵了，說你辦事太損，說話愛撒謊，挺大的男子漢說話不算數，一大把鬍子了，辦這些缺德事，是個什麼東西等等。老太太數落了好大一會兒。程咬金一語不發，站在一旁靜靜地聽著，他想，你能說說才好哩，反正你有千條妙計，我有一定之規。老太太說累了，不言語了。

程咬金一笑：「老夫人你說呀？你罵呀？哎呀你太客氣了，我犯了這麼大的錯，你只是點到為止，並沒有挖苦我，你出氣沒有？要沒出氣把門外的小伙子叫進來揍我一頓，別看我老頭子老了，還禁得住。」

老太太一看，沒詞兒了。也罵過了；氣也出了，人家程咬金那麼高的身份，跟皇上平起平坐，這麼大的年紀了，自己那麼說，人家連脾氣都不發，可見有容人之量啊！這就是軟磨硬，把老太太的氣給息了，她把眼淚擦了一擦：「算了，說也沒用了。來人，看座。」，「多謝老夫人，你真是通情達理。謝坐。」老太太說：「魯國公，你大概又是遇到難題，求我女兒來了吧。」，「老夫人你真聰明，說得一點不錯。不過這次求跟上次不一樣，您說完了我也解釋解釋。上次我是說了點瞎話。但是我為什麼要說瞎話？得把這事弄清楚。老薛家和你們老樊家好與不好跟姓程的有什麼關係，我不知道來了碰南牆嗎？就拿剛才這一關來說，誰受得了啊！我就覺著丁山和梨花郎才女貌，他們要成了親能有多好啊！我是出於高興，替你們兩家想這個事，因此我就是知道有困難我也來了。要說薛丁山一點都不認錯，也不對，他隻言片語也有悔過之心，所以我才來請樊小姐，可是不知道誰又對他說了哪些話，他又犯了病了，把小姐打了。老夫人光知道姑娘回來病了，你可知道我們那兒有多熱鬧，把大元帥氣得哇哇吐血，滿營眾將都氣壞了。元帥把薛丁山綁在法場，非要開刀問斬，誰講情都不行。最後皇上講情，無帥一怒之下，死罪饒過，活罪不免，重打了幾十軍棍，派到勞軍營叫他乾重活兒。當爹的能捨得打兒子嗎？我們薛大帥這是為什麼？就是覺得對不起樊小姐，對不起你，所以才那麼做。薛丁山不管怎麼不對，薛大帥還是通情達理的。我這次來不為別的，是給你捎個信兒，薛丁山確實感覺自己不對了，一把鼻涕兩行眼淚，覺著實在對不起樊小姐，決心要痛改前非。他在我面前說一回我不信，說十回我還不信，後來他親筆寫了封信，百般認錯，求我跑趟腿，我能不來嗎？老夫人兒若不信，請看看這封信，就知道真假了。」老程說著，從懷裡掏出了薛丁山的那封信，雙手往上一遞。

老夫人有心不接，可又覺得老程說得在理，況且薛仁貴那人也是真好，不管我女兒和薛丁山鬧到什麼地步，我不能說薛禮這個人錯。又一想薛丁山真回心轉意了嗎？看程咬金的樣子又不像說瞎話，我就再上一回當試試吧。老夫人把信接了過來。展開之後，從頭到尾一看，字字懇切，下邊按著薛丁山的手印。老夫人看完感動得哭了。她想，我女兒真是命苦哇！程咬金又說：「老夫人，人家小夫妻的感情從心上講好得很哪！你就成全成全，把這封信讓小姐看看吧。」，「好吧，我把這封信送給梨花，信不信由她，去不去也由她。」，「那當然了，這事可勉強不了，我在這聽信兒。」，「你少坐一會兒。」老夫人示意左右款待老程吃茶。

何氏老太太親自拿著信，到內宅來見樊梨花。其實樊梨花早就聽到稟報了，一開始把樊小姐氣得發抖，心說都是你騙我，你要不騙我，我能去嗎？我救了他們父子，反挨了一頓揍，薛丁山根本就沒有回心轉意的表示，這次你不定又來耍什麼花招。想到這她恨不能跑到前廳給程咬金兩個大耳光。她正在前思後想，老夫人帶著丫鬟進來了。老夫人把程咬金的話如實地講了一遍，把信遞過去了。梨花姑娘本不想看，聽見薛丁山這三個字就衝她的肺管子，但是母親把信拿來了，姑娘不能不看。接過這封信從頭到尾反覆看三遍，梨花的眼淚也掉下來了，她看出這封信確實出於內心，非常真誠。薛丁山承認他做得太不對了，不應該誤會小姐，更不應該兩次暴打小姐，實在追悔不及。如今我落得人不是，鬼不鬼，在勞軍營一邊幹活兒一邊想這些往事，一切錯誤都在我的身上，讓你受了那麼大的委屈。望姑娘看在我的分上，趕奔兩軍陣，皇上和我爹爹都準備讓你金台拜帥，我也願意在你的帳下聽令。望姑娘不再計較前怨，早日趕奔連營。梨花姑娘實在心地良善，她手捧書信，眼淚直淌。老太太也陪著哭了。

梨花想了再三，這才說：「娘啊，往事都甭提了。我打算請示母親，這個事應該怎麼辦？」，「我是不管哪！主意你自己拿吧。」，「娘啊，我看薛丁山出於至誠，確實有悔過的表示，字裡行間情真意切，大概他是回心轉意了。」，「我也這麼看。不過人心隔肚皮，做事兩不知，我也拿不定主意了。你願意去就去，不願意去就拉倒。」，「看這個意思，當今天子，大帥薛仁貴都盼著我去，咱先把薛丁山這事攔在一邊，天子和大帥對咱還是不錯的，年供柴月供米，對咱們照顧得無微不至。我打算跟隨老國公去一趟，當面謝過天子，謝過大帥，再看一看薛丁山是不是確實回心轉意了。如果是真，回來我再跟娘合計；如果是假，我再回來。您看怎麼樣？」，「按理說是該這麼辦。不過薛丁山要真正認錯還則罷了，他要再翻臉無情，你對他也不能客氣，就是把他給殺了，娘才高興呢！」，「娘您放心吧，人心都是肉長的，有道是再一再二，不能再三再四，他要再無情，我就和他當面算賬。」

娘兒倆核計已定，一齊到前廳來見程咬金。老程一見梨花，也深感內疚。賠禮道歉之後，幾句套話說過，樊梨花話鋒一轉談上了正題：「老國公，信我已經看過，這是薛丁山寫的嗎？」，「看你說的吧。你把信揣到懷裡，到兩軍陣前對證對證，看是不是丁山親筆所寫。這事我能胡編嗎？樊姑娘，你的心情我也瞭解，因為他一再失信於人，使人家不能相信他，不過這次丁山真是回心轉意了。你知道嗎？你離開前敵以後，楊凡在白虎山擺了座白虎大陣，要與唐軍賭鬥輸贏。薛元帥捨生忘死，抱病攻進陣內，結果受到嚴重損失，大帥被困，生死不明。聖上沒法兒，才下赦旨把丁山由勞軍營暫時赦免，要他帶罪立功。薛丁山為救他爹，將生死置之度外，領兵帶隊闖入大陣，槍挑鞭打，連傷幾員番將，楊凡出馬，也被丁山鋼鞭打傷，這才把大帥救出來了。現在薛大帥的身體

一天不如一天。軍師回京沒有回來，丁山帶罪不能坐帳，白虎陣何人來打？幾十萬大軍何人統帶？家有千口主事一人，幾十萬軍隊沒有元帥哪行啊？經過我和皇上、滿營眾將再三商議，都認為樊小姐可稱此職，叫我來把你請到前敵，讓你金台拜帥。另外，丁山已經承認錯了，你們小夫妻破鏡重圓，言歸於好，這事往上說對國家有利，往下說對咱們幾家都有好處，了了你的心意，也了了你娘的心意。你跟老爺爺走吧。如果爺爺這次又是說瞎話，你找我算賬，你把我殺了，我不埋怨。」

樊梨花察言觀色，知道程咬金說的是真的，她的心也就軟下來了：「娘啊，要這麼說，救兵如救火，我就跟老國公去一趟吧。」，「孩子，大主意你自己拿。我還是那句話，你要去我不攔阻。」，「老國公，帥不帥我倒不希罕，但是破陣要緊。你看咱們何時起身？」，「樊小姐，最好現在就走。」，「那好吧，你略坐片刻。」

樊小姐回到房中，脫去絲羅，換好盔甲，二次到了前庭。程咬金站起來向老太太告辭：「老夫人，這回錯不了了，你也把東西歸置歸置，哪天有空，我就套車來接你，讓你喝喜酒，你們親家也見見面。」老夫人點點頭，又囑咐女兒幾句，這才分手。

老程先到帥府見了花刀將陳忠，把經過講說一遍，陳金定非要跟他走：「老爺爺，為什麼別人都上前敵，給我攔到這，這寒江關也沒事，樊小姐又走了，我也跟著。」老程一想，可也是，兩軍陣正在用人，陳金定又是一員猛將，把她攔到這也屈了，於是他就作了主：「好罷，你跟著。」陳金定這才樂了，頂盔貫甲，跨上戰馬，掛好雙錘，陪著樊梨花一同起身。

眾人一出寒江，樊梨花惦念前敵，心急如焚，為早日到達白虎關，他們進入岔道，轉山而行。眾人進山路剛走出三十里路，忽聽得前邊一棒銅鑼響亮，緊跟著放起三支響箭。眾人勒馬觀看，只見樹林中闖出一隊人馬，約有五六百人，一個個綳帕幪頭，大帶煞腰，服裝雜亂，手執長短兵器，封鎖了道路。原來這是一伙囉囉兵。為首三匹戰馬，兩邊是中年漢子，年約三十上下，一個黑臉，一個紅臉，像哼哈二將；正中央一匹白龍馬，馬鞍轎上端坐一個小孩兒，年約十五六歲，嗚，這小孩兒的精神頭兒，長得細腰麥臂，雙肩抱攏，粉撲撲的臉龐，兩道劍眉斜插入鬢，一雙大眼閃閃放光，鼻似懸膽，面如桃花，滿嘴銀牙。他頭頂亮銀盔，頂梁門飄撒紅纓，身披亮銀甲，兩肩頭有吞肩獸，下有吞口獸，三疊倒掛魚尾，腦後兩根雉雞翎，鳳凰裙遮住雙腿，左有彎弓，右有雕翎，背背打將鞭，手擒鋸齒飛鏢大砍刀，這口刀銀明刷亮，青魃奪人二日，人也漂亮，馬也精神，真好似哪吒下界，呂布重生。程咬金不由得暗挑大指：這小孩兒真討人喜歡，我要能把他帶到兩軍陣，那可是大有用場！

眾人正在發愣，小將軍馬往前催，來到陣前，手帶絲韁，高聲喊道：「呀！對面聽著：此處我為主，專截過往客，留下財物放爾走，要不然，小爺管殺不管埋！」話音剛落，眾囉囉一齊呼喊：「聽見沒有？快把東西留下！」程咬金一看，嗚，遇上劫道的了，這一行我太熟了，我就是乾這出身呢！要說我是祖宗輩也差不多，竟然有人敢截我，而且還是個小孩兒。好吧，別看我在兩軍陣前戰不了蘇寶童、楊凡，拿你還是手到擒來，他對樊梨花和陳金定說：「你們看個熱鬧就行了，把這事交給我。」

老程雙腳點蹬，馬往前催，提大斧來到小孩兒面前。他仔細看看，越看越喜歡：「小娃娃，你叫什麼名字，瞅你長得挺精神，何必乾這一行呢，聽我的話，放下兵刃，跟我走吧，對你有好處，要不然我可就不客氣了。」小孩兒把戰馬往後倒退了幾步，仔細看看程咬金：「嚙，這位怎麼長得這麼凶啊！靛臉朱眉，大臉蛋子嚙拉著，這肚子都出號了，金甲紅袍，手裡端著車轆大斧，說話甕聲甕氣的。小孩兒一點都沒害怕：「老頭子，你說話的口氣可不小哇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，「問我呀，我不能告訴你，怕把你從馬上嚇得摔下去，你聽我的話，快點把道路閃開，別耽誤我的大事。如果你不把道路閃開，今天我叫你斧下做鬼。」

小孩兒聞聽哈哈大笑：「老頭子，你有什麼本事？過來，你真要把小爺贏了，我就把道路給你閃開，要贏不了，你今天過不去。」老程想戲耍一下小孩兒，也在樊梨花、陳金定面前顯露一手，他催動戰馬，把大斧子掄開：「劈腦袋！」刷就是一斧。小孩兒一聽，打仗就打仗，你吵吵什麼？劈腦袋？趕緊把大刀往手中一端，使了個橫擔鐵門門，往上一架，斧子正砍在刀桿上，他可沒想到小孩兒有這麼大的勁，把斧子顛起五尺來高，把老程震得肩臂酸麻。老程心說：這小孩兒小勁可不小啊，跟牛犢子一樣，趕緊扳斧頭，獻斧攔：「小鬼別牙！」奔小孩頸喉便刺。這小孩兒一不慌二不忙，兩個小腿一踹蹬，身子往馬屁股後頭一靠，使了個金剛貼板橋，斧擦又紮空了。二馬一錯蹬，程咬金把大斧子平著，奔小孩的脖子來了個「掏耳朵」，小孩兒趕緊往前一臥，斧子從後腦勺過去了。程咬金這三斧子沒唬住。等二馬圈回來，老程舉起大斧子，還是那三招：劈腦袋、小鬼別牙、掏耳朵。小孩兒一看樂了：「老頭兒，你還有新鮮的沒有，就這三斧子？我不跟你打了，你是天下第一個大飯桶，你快回去商量商量把東西給我留下，要不你就再換個別人來。怎麼樣？」，「你放屁。劈腦袋。」又一斧子。老程把小孩兒氣急了，大刀掄開，六七刀過後，老程的汗就下來了，心想，人不服老是不行啊。想當年我這斧子一打一溜衛衛兒，沒想到今兒個連個孩子都打不過了，心裡一急，招也跟不上，一沒注意，被這孩子伸手抓住了大帶，輕舒猿臂，往上一叫勁，硬把三百多斤的大老程走馬活擒，按在鐵過樑上，大刀一舉，逼著程咬金：「別動，動我就給你抹了！」，「我不動。」小孩兒撥馬回歸本隊，撲通一扔，把程咬金摔在地上，把老程摔得哼了一聲，還沒等他起來，囉囉兵上前抹肩頭攏二臂，捆了個結結實實。

陳金定一見：「哎呀，老爺爺叫人給逮住了，老爺爺我來救你。」伸手操起八稜大錘，飛馬直奔小孩兒。這小孩兒撥馬來到陣前。陳金定雙錘一舉使了個流星趕月，朝小孩兒就砸。小孩兒一看陳金定有本領，心裡也高興，跟這樣的人打仗才過癮呢，跟那老頭兒打有啥意思？這一回可以施展我的本領了。陳金定雙錘砸來，小孩兒的大刀本來應該躲避，但是他躲，非拿刀找錘不可，陣前只聽叮噹直響，把陳金定也震得虎口發酸。二人錘來刀往，戰了五十多個回合，未分輸贏。

樊梨花在後邊觀敵陣，經過這一陣交手，她大吃一驚，心想：這孩子的出身、來歷決非一般，就衝他這招數，肯定受過高人的傳授。慢說是陳金定，就是我過去也未必能贏得了他。梨花怕陳金定有個閃失，她在後邊喊了一聲：「呔！小娃娃不必猖狂，我來會你。姐姐，你退下來。」雙腳一踹飛虎輪，撥馬出陣。陳金定此時也確實有點累了，聽到喊聲，她把馬一撥，雙錘左右一分，回歸本隊，掛雙錘擦汗，瞪眼觀瞧。樊梨花手托三尖兩刃刀，用刀尖一指：「呔，小孩兒，你怎麼不學好啊！三百六十行，為啥你單單當賊，劫道這活兒能對得起良心嗎？聽我良言相勸，快把那老頭兒放回來，是你的便宜，如果不放要是動起手來，可沒你的好。」小孩兒冷笑一聲：「什麼？你們這幫人都會說大話，那兩個人都不是我的對手，你就比他們強？你要把我贏了，怎麼的都行。贏不了，連你也過不去。」，「小孩兒，你能不能給我報個名字？」，「可以呀，但是我有個毛病，你得先告訴我，你要不說我也不說。」樊梨花點頭說道：「我家離這兒不遠，姓樊名叫樊梨花。」姑娘的聲音不高，小孩兒聽得可非常真：「你叫什麼？」，「樊梨花。」

樊梨花這一報名，就見這小孩兒扔下大刀，滾鞍下馬，分襖尾跪倒梨花馬前，嗚嗚嗚直磕響頭，一邊嗚頭一邊說：「娘啊，您一向可好，不孝兒給娘磕頭了。」說著就哭出聲來。這一句話，把樊小姐臊得粉面通紅，人家還是個未出閨閣的大姑娘啊，哪兒來這麼大個兒子？眾人無不吃驚，心說妥了，今天遇上個小瘋子，這小孩兒雖說長得溜光水滑，可能精神上有毛病。

梨花姑娘愣罷多時，用三尖兩刃刀一指：「呔，小孩兒，你休要胡說，你認錯人了吧。」，「沒有，絕對忘不了。您是不是寒江關的樊梨花？要是您就是我娘。」樊梨花覺著這裡邊有文章，就耐著性子問，這才弄清楚了。

書中代言，原來這小孩兒也姓薛，名叫薛應龍，原籍也是山西龍門縣人。那年月戰亂，土匪搶掠，連年不斷，薛應龍的父母為避戰亂，推著一輛擗車，抱著一歲的孩子，到外地逃荒，逃到幽州附近，又遇上了上匪，土匪毫無人性，又狠又毒，婦女、財物什麼都搶，把老百姓全殺了，薛應龍的父母也死在亂軍之中。當時薛應龍在擗車上放著，人一慌亂，碰翻了擗車，把他摔到了道邊小溝裡，給摔昏了。土匪走後，薛應龍慢慢醒過來，便哇哇大哭。正巧有個老道騎著毛驢由此路過，聽到哭聲，便順聲音尋去，見遍地死屍，口念：「無量天尊，罪過罪過。」一直尋到溝底，才發現了這個白胖小孩兒，老道把小孩兒抱起，又在死人堆中發現一個受傷的壯年，這個壯年給老道講述了經過，並說明了薛應龍全家的遭遇。出家人以慈悲為本，善念為懷，見到！此事焉有不管之理。道爺給受傷的壯年上了藥，又給他幾兩散碎銀子，那人千恩萬謝而去，道爺就把薛應龍帶回了他出家的地點：香山大白雲觀。原來這位道爺乃是唐初著名的風塵三俠頭一位，三元李靖李藥師。李靖年輕時曾為大唐帝國的建立立過血汗戰功，與李世民、徐懋

功、程咬金等人十分要好。他視功名如糞土，不願居官，隱居於香山大白雲觀。他經常募化四方，騎頭毛驢雲游天下。李道爺花錢托人把薛應龍撫養到六歲，見這孩子體格健壯，精明伶俐，便收他為封門弟子，從小開始傳授武功。薛應龍一點就透，李道爺更加喜歡，便不再雲游，一心教這個小徒弟成人。光陰荏苒，轉眼薛應龍十四歲了，在老師的教導下，已掌握了武術要領，那真是高來高去，陸地飛騰，馬上步下，長拳短打，無一不精；十八般兵器，兵書戰策，無一不曉。有一次他奉師命到集鎮上賣東西，見人來人往，熙熙攘攘。尤其使他驚奇的，他發現不少孩子跟著父母，有拉著的，有抱著的，非常親近，他看著看著哭了，回來抱著老師的大腿問：「師父，人家都有爹娘，我怎麼沒有呢？您給我找著爹娘，要不我不幹了。」李道爺心想：孩子呀，你爹娘早死了，我上哪兒找去？又怕傷了這孩子的心，就編了些瞎話糊弄他：「你好好練武吧。因為你小時候太淘氣，你爹娘一賭氣，把你送到廟裡來了，你爹娘臨走說得明白，等你啥時候有了真能耐，再讓我把你送回去，沒能耐一輩子不能見面。」這孩子刨根究底，又問道：「我爹娘是誰呢？」李靖沒辦法，信口說了一套瞎話：「我實話給你說吧，你爺爺就是大元帥薛仁貴，你爹現在是二路元帥薛丁山，你娘是寒江關的女英雄樊梨花。」薛應龍從此把這句話牢牢記在了心裡。偏在這時，四川峨嵋山來了封請東，邀請三元李靖傳道，時間三年。李靖心想，三年時間可不短哪！我把這孩子放下吧，不放心，帶去吧，倘若捅點婁子，與我臉上無光。怎麼辦呢？這孩子也天天要求上兩軍陣前，找他的爹娘，為國家出力報效。把這孩子打發到前敵，有道是學會文武藝，貨賣帝王家嘛！他刷刷點點給薛禮寫了封信，把這孩子的真實身世寫得清清楚楚：「你要想把孩子認下，就認下算你們家的人，要是不認，就做為一般戰將使用，為國效力。」信寫完了，封嚴後交給薛應龍，告訴他：「這信你不能看。你等你見著薛仁貴了，再把信交給他，你懂嗎？」，「我懂。」他把信帶進懷裡。李靖給他準備了盔甲、馬匹、大刀、弓箭，凡是武將應用之物，件件不缺。分手時千叮嚀萬囑咐。薛應龍也掉了淚：「師父，咱爺倆什麼時候再見？」，「我趕奔四川，最多三年，也可能一年半載，我想你的時候就到兩軍陣前去看你。你要見著你祖父和各位，代我問好。」，「我記住了。」師徒兩個灑淚而別，李靖趕奔峨嵋山，薛應龍打馬趕奔前敵。薛應龍長這麼大從沒出過遠門，他一邊走一邊打聽，好不容易走到寒江關西邊的金雞嶺，就是現在出事的地方。這兒有一伙強盜，都是些無家可歸的老百姓，他們推出兩個頭目，在這兒靠打家劫舍為生。這兩個頭目叫秦太、秦光，武藝一般，是叔伯弟兄。這日，秦氏弟兄聽手下人稟報，有一個小孩兒騎馬從這路過，帶著個包袱。秦光聞報下山截住薛應龍，尋思一嚇唬，叫他把馬匹丟下得了，誰知一伸手，薛應龍把秦光打落馬下。秦太聞報也下山出戰，又被打倒。嘍囉兵更不是他的對手。大伙兒一看這孩子本領高強，就跪請他上山當首領。薛應龍一看，還有人給我磕頭，好吧，我就先住到這，打聽清楚這兒離前敵有多遠，再把這一幫人都帶去，叫我爺爺、爹爹看看，我還領來這麼多的軍隊。薛應龍在這山上呆了不過五天，正在計劃趕奔兩軍陣，秦氏兄弟認為嘍囉兵服裝不整，不好看，能不能再做兩撥買賣，給弟兄們做些服裝，也顯得體面。薛應龍認為說得有理，也想再做兩撥買賣，沒想到頭一撥就遇上了樊梨花他們。

樊梨花陣前一報名，薛應龍想起了老師的話，也不看樊梨花才多大歲數，跪倒就叫娘。梨花問清之後心想，先把魯國公救過來，然後好言相勸，把這孩子甩掉就是了。薛應龍一看是自己人，馬上就把老程放了。老程還不知道怎麼回事。回來一聽，他樂了，看了看這孩子，心說這事不錯呀！目前兩軍陣前正缺少人才，這小孩兒武藝出眾，如果真把這小孩兒帶到兩軍陣前，可有大用啊。

程咬金說：「孩兒呀，你管樊梨花叫娘，管薛丁山叫爹，是誰告訴你的？」，「我師父啊，這還錯得了嗎？」，「你師父是誰？」，「三元李靖啊。」，「那是我的好朋友。你師父說的千真萬確，我老頭子也可以作證明。應龍啊，我可是你太老爺啊，你可要記住，這就是你親娘，薛丁山是你親爹，往後你可不准變良心。」，「是，我不能變。」樊梨花一聽，你老程鬍子都白了，怎麼胡說八道啊！這不是糊弄小孩兒嗎？程咬金衝樊梨花又擠眼又努嘴，意思就這麼定了，把這孩子帶去陣前有用。薛應龍把老程的話信以為實，張口娘長，閉口娘短，跟梨花十分親近。樊梨花也沒法了，帶著就帶著吧。樊小姐就跟薛應龍商量，是不是把這些人解散，薛應龍懇求說：「娘啊，別解散，他們跟我可好了，都願為國家出力報效。」樊梨花做不了主，問老程咋辦？老程說：「孩子說得對，都帶著吧，讓他們放火燒山，同去前敵。」大伙兒一聽，喲，變成國家正式的軍隊了，這回吃飯不成問題了，誰不高興啊，放火把山燒了，帶著應用之物，排著整齊的隊伍，趕奔兩軍陣。

探馬藍旗官報到了中軍：「程老國公把樊小姐請來了，還帶了一千來人。」唐王聞聽非常高興，馬上傳旨：營門外亮全隊迎接。乾嗎這樣隆重呢？現在就指望樊梨花了，人家不來，仗都沒法打啦。樊梨花不來，這帥印無人執掌，白虎陣無法打破。另外，唐王也感覺對不起樊梨花。這次樊小姐能二次出頭，真賞了大伙兒的臉了，因此李世民決定率文武百官親自迎接。只見禮炮齊鳴，張燈結綵，眾將盔明甲亮分列兩廂，皇上和大帥也接出了營門。薛丁山一聽說樊梨花來了，當時臉就紅了，急得在帳中直轉悠，我要也去接她，她再當著眾人的面損我一頓，我這臉往哪兒擱呀，他覺著十分尷尬，也覺著內疚，最後一考慮，我先別露面，找個沒人的地方避起來。等樊小姐的氣消了，沒人的時候，我再給她賠禮認錯，因此薛丁山沒來，餘者全到齊了。

樊梨花來到營門，一看皇上、元帥、眾將全來了，她深受感動，趕緊滾鞍下馬，搶步起身參見皇上，見過大帥。李世民趕緊相攙：「樊小姐，沒想到兒能來。你真是我大唐的擎天白玉柱，架海紫金梁，營中千斤重擔都落在兒身上了。樊小姐，裡邊請。」

「陛下請。」眾人亞賽眾星捧月一般，進了大帳。